唐書合鈔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　　列傳二十

侯君集　張亮

薛萬徹 兄萬均 萬淑 弟萬備 盛彥師 盧祖尚 劉世讓 劉蘭 李君羨

侯君集幽州三水人也性矯飾好矜誇翫弓矢而不能成其藝乃以武勇自稱太宗在藩引入幕府數從征伐累除左虞候車騎將軍封全椒縣子漸蒙恩遇參預謀議建成元吉之誅也君集之策居多太宗即位遷左衛將軍以功進封潞國公賜邑千戶尋拜右衛大將軍貞觀四年遷兵部尚書參議朝政時將討吐谷渾伏允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

爲之副九年三月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銳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銳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允之衆於庫山破之伏允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侯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邏眞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雪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玉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於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十一年與長孫无忌等

俱受世封授君集陳州刺史改封陳國公明年拜吏部尚書進位光祿大夫君集出自行伍素無學術及被任遇方始讀書典選舉定考課出爲將領入參朝政並有時譽於時吐蕃圍松州授當彌道行軍大總管以擊之高昌王麴文泰時遏絕西域商賈太宗徵文泰入朝而稱疾不至詔以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之文泰聞王師將起謂其國人曰唐國去此七千里沙磧闊二千里地無水草冬風凍寒夏風如焚風之所吹行人多死常行百人不能得至安能致大軍乎若頓兵於吾城下二十日食必盡自然魚潰乃接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軍至磧口而文泰卒其

子智盛襲位君集帥兵至柳谷候騎言文泰尅日將葬
國人咸集諸將請襲之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驕慢
無禮使吾恭行天罰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
也於是鼓行而前攻其田地賊嬰城自守君集諭之不
降先是大軍之發也上召山東善為攻城器械者悉遣
從軍君集遂刊木塡隍推撞車撞其睥睨數丈頹穴抛
車石擊其城中其所當者無不糜碎或張氈被用障抛
石城上守陴者不復得立遂拔之虜其男女七千餘口
仍進兵圍其都城智盛窮蹙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
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喪背智盛襲位未幾不知

所以儆闕冀尚書哀憐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因命士卒塡其隍塹發拋車以攻之又爲十丈高樓俯視城內有行人及飛石所中處皆唱言之人多入室避石初文泰與西突厥欲谷設約有兵至共爲表裏及聞君集至欲谷設懼而西走千餘里智盛失援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遂平其國俘智盛及其將吏刻石紀功而還君集初破高昌曾未奏請輒配沒無罪人又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爲功臣大將不可輕加屈辱上

疏曰君集等或位居輔佐或職惟爪牙並蒙拔擢受將帥之任不能正身奉法以報陛下之恩舉措肆情罪負盈積實宜繩之刑典以肅朝倫但高昌昏迷人神共棄在朝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唯陛下運獨見之明授決勝之略君集等奉行聖算遂得指期平殄若論事實並是陛下之功君集等有道路之勞未足稱其勲力而陛下天德弗宰乃推功於將帥露布初至便降大恩從征之人皆霑滌蕩及其凱旋特蒙曲宴又對萬國加之重賞內外文武咸欣陛下賞不逾時而不經旬日並付大理雖乃君集等自挂網羅而在朝之人未

知所犯恐海內又疑陛下唯錄其過似遺其功臣以下才謬參近職旣有所見不敢默然臣聞古之人君出師命將克敵則獲重賞不克則受嚴刑是以當其有功也雖貪殘淫縱必蒙靑紫之寵當其有罪也雖勤躬潔已不免鈇鉞之誅故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昔漢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唯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而貪不愛卒罪惡甚多武帝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廣利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又校尉陳湯矯詔興師雖斬郅支單于而湯素貪盜所收康居財物事多不法爲司隸所

繫湯乃上疏曰與吏士共誅郅支幸得擒滅今司隸乃收繫案驗是爲郅支報讎也元帝赦其罪封湯關內侯賜黃金百斤又晉龍驤將軍王濬有平吳之功而王渾等論濬違詔不受節度軍人得孫皓寶物并燒皓宮及船濬上表曰今年平吳誠爲大慶於臣之身更爲咎累武帝赦而不推拜輔國大將軍封襄陽侯賜絹萬疋近隋新義郡公韓擒虎平陳之日縱士卒暴亂叔寶宮內文帝亦不問罪雖不進爵拜擒虎上柱國賜物八千段由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

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是知前聖莫不收人之長棄人之短良為此也臣又聞夫天地之道以覆載為先帝王之德以含宏為美夫以區區漢武及歷代諸帝猶能宥廣利等況陛下天縱神武振玄圖以定六合豈獨正茲刑綱不行古人之事哉伏惟聖懷當自已有斟酌臣今所以陳聞非敢私君集等庶以螢燭末光增暉日月倘陛下降雨露之澤收雷電之威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預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是貪愚之將斯則陛下聖德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愆過雖蒙宥而過更彰足使立功之士因茲而皆

勸貿罪之將由斯而改節矣疏奏乃釋君集自以有功於西域而以貪冒被囚志殊怏怏十七年張亮以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君集激怒亮曰何爲見排亮曰是公見排更欲誰冤君集曰我平一國還觸天子大嗔何能仰排因攘袂曰鬱鬱不可活公能反乎當與公反耳亮密以聞太宗謂亮曰卿與君集俱是功臣君集獨以語卿無人聞見若以屬吏君集必言無此兩人相證事未可知遂寢其事待君集如初尋與諸功臣同畫像於凌煙閣時庶人承乾在東宮恐有廢立又知君集怨望遂與通謀君集子壻賀蘭楚石時爲東宮千牛承乾令

數引君集入內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承乾劣弱意欲
乘釁以圖之遂贊承乾陰圖不軌嘗舉手謂承乾曰此
好手當爲用之又遣楚石謂承乾曰魏王得愛陛下若有詔召願毋輕入承乾納之君集
或慮謀泄心不自安每中夜蹶然而起嘆咤久之其妻
怪而謂之曰公國之大臣何爲乃爾必當有故若有不
善之事孤負國家宜自歸罪首領可全君集不能用及
承乾事發君集被收楚石又詣闕告其事太宗親臨問
曰我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鞫驗耳君集辭窮太宗
謂百寮曰往者家國未安君集實展其力不忍寘之於
法我將乞其性命公卿其許我乎羣臣爭進曰君集之

罪天地之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而今而後但見公遺像耳因歔欷下泣遂斬於四達之衢籍沒其家君集臨刑容色不改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豈反者乎蹉跌至此然嘗爲將破滅二國頗有微功爲言於陛下乞令一子以守祭祀由是特原其妻及一子徙於嶺南始帝命李靖教君集兵法既而奏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帝以讓靖靖曰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靖爲右僕射君集爲兵部尚書同還省君集馬過門數步乃覺靖語人曰君集其有異慮乎後果如言

張亮鄭州滎陽人也素寒賤以農爲業倜儻有大節外敦厚而內懷詭詐人莫之知大業末李密略地滎汴亮

杖策從之未被任用屬軍中有謀反者亮告之密以爲
至誠署驃騎將軍隸於徐勣及勣以黎陽歸國亮頗贊
成其事乃授鄭州刺史會王世充陷鄭州亮不得之官
孤軍無援遂亡命於共城山澤（俄檢校定州別駕勣討劉黑闥使亮守相州賊兵盛棄城遁）後房元齡李勣以亮倜儻有智謀薦之於太宗
引爲秦府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會建成元吉
將起難太宗以洛州形勝之地一朝有變將出保之遣
亮之洛陽統左右王保等千餘人陰引山東豪傑以俟
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欲圖不軌坐是屬吏
亮卒無所言事釋遣還洛陽及建成死（除右衛將軍）授懷州

總管封長平郡公貞觀五年歷遷御史大夫轉光祿卿進封鄅國公賜實封五百戸後歷幽夏鄜三州都督七年魏王泰爲相州都督而不之部進亮金紫光祿大夫行相州大都督長史十一年改封鄖國公亮所莅之職潛遣左右伺察善惡發擿姦隱動若有神抑豪强而恤貧弱故所在見稱初亮之在州也棄其本妻更娶李氏李素有淫行驕妬特甚亮寵憚之後至相州有鄰縣小兒以賣筆爲業善歌舞李見而悅之遂與私通假言亮先與其母野合所生收爲亮子名曰慎幾亮前婦子愼微（新書名顗）每以養慎幾致諫亮不從李尤好左道所至巫

覬盈門又干預政事由是亮之聲稱漸損十四年入爲工部尚書明年遷太子詹事出爲洛州都督及侯君集誅以亮先奏其將反優詔褒美遷刑部尚書參預朝政時茂州俚童張仲文自稱天子有司論斥乘輿當死攝刑部尚書韋挺奏童乃妖言無死坐帝怒曰爾作威福於下而歸虐朕耶挺失據趨出亮爲挺直之帝曰公欲取剛正名乎亮不謝帝寤曰寧屈我以申公之請童免死 太宗將伐高麗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管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沙卑城破之俘男女數千口進兵頓於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牧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爲有膽氣其副總管

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知其無將帥材而不之責有方術人程公潁者亮親信之初在相州陰召公潁謂曰相州形勝之地人言不出數年有王者起公以爲何如公潁知其有異志因言亮臥似龍形必當大貴亮曰國家殆必亂吾臂龍鱗舊矣愼幾且大貴又有公孫常者頗擅文辭自言有黃白之術尤與亮善亮謂曰吾嘗聞圖讖有弓長之君當別都雖有此言實不願聞之常又言亮名應圖籙亮假子公孫節以讖有弓長之主當別都亮自以相舊都弓長其姓陰有怪謀公孫常者節見也亮謂曰吾有妾相者云必爲諸王姬常曰吾兄子大品言有神告公名在讖書亮大悅二十年有陝人常德元新書無元字告其事并言亮有義兒五百

人太宗遣法官按之公潁及常證其罪亮曰此二人畏死見誣耳又自陳佐命之舊冀有寬貸太宗謂侍臣曰亮有義兒五百畜養此輩將何爲也正欲反耳命百僚議其獄多言亮當誅唯將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明其無罪帝遣長孫无忌房元齡就獄謂曰法者天下平與公共爲之公不自修乃至此將柰何太宗既盛怒竟斬於市籍沒其家歲餘刑部侍郎有闕令執政者妙擇其人累奏皆不可太宗曰朕得其人也往者李道裕議張亮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雖不卽從至今追悔遂授道裕刑部侍郎

薛萬徹雍州咸陽人自燉煌徙焉隋左禦衛大將軍世

雄子也世雄大業末卒於涿郡太守萬徹少與兄萬均隨父在幽州俱以武略爲羅藝所親待尋與藝歸附高祖授萬均上柱國永安郡公萬徹車騎將軍武安縣公會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明年建德率衆二十萬復攻幽州賊已攀堞萬均與萬徹率敢死士百人從地道而出直掩賊背擊之賊遂潰走及太宗

平劉黑闥引萬均爲右二護軍北門長上恩顧甚至隱太子建成又引萬徹置於左右建成被誅萬徹率宮兵戰於元武門鼓譟欲入秦府將士大懼及梟建成首示之萬徹遂與數十騎亡於終南山太宗累遣使諭意萬徹釋仗而來太宗以其忠於所事不之罪也萬均貞觀初歷遷殿中少監柴紹之擊梁師都以萬徹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卻萬均與萬徹橫出擊之斬其驍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諸將以城險未可下萬均曰城中氣死鼓不能聲破亡兆也俄而師都見殺城降突厥不敢來援萬徹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

於塞北以功授統軍進爵郡公及靖將擊吐谷渾請萬徹同行萬均爲沃沮道行軍副總管及至賊境軍次青海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新書作萬均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流血勇冠三軍又與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追至河源追奔至積石山大風旗折萬均曰虜凡來乃勒兵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其將衆遂潰追至圖倫磧乃還與靖會青海璽書勉勞萬均此後官至左屯衛大將軍又副侯君集擊高昌麴智盛堅守未下萬均麾軍進乃降會有訴萬均與高昌女子亂太宗欲窮治魏徵曰君使臣以禮若所訴實罪且輕虛則所失重矣詔勿治累封潞國公而卒後帝幸芙蓉園坐淸宮不謹下獄憂憤卒帝驚悼爲

舉哀詔陪葬昭陵 萬徹尋丁母憂解職俄起爲右衛將軍出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回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爲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賊顧見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爲縣侯十八年授左衛將軍尚丹陽公主拜駙馬都尉尋遷右衛大將軍轉杭州刺史遷代州都督復召拜右武衛大將軍太宗從容謂從臣曰當今名將唯李勣道宗萬徹三人而已李勣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卽大敗太宗嘗召司徒長孫无忌等十餘人宴於丹霄殿各賜以服

皮萬徹預焉太宗意在賜萬徹而誤呼萬均因愴然曰
萬均朕之勳舊不幸早亡不覺呼名豈其魂靈欲朕
之賜也因令取膜皮呼萬均以同賜而焚之於前侍坐
者無不感嘆二十二年萬徹又爲青邱道行軍大總管
率甲士三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以竒
兵襲大行城至泊汋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泊汋城主所
夫孫率步騎萬餘人拒戰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
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
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汋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
綠水以爲固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

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
纔接而賊大潰萬徹在軍仗氣凌物人或奏之及謁見
太宗謂曰上書者論卿與諸將不協朕錄功棄過不罪
卿也因取書而焚之尋爲副將右衛將軍裴行方言其
怨望於是廷驗之萬徹辭屈英國公李勣進曰萬徹職
乃將軍親惟主壻發言怨望罪不容誅因除名徙邊會
赦得還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入朝與房遺愛款昵因
謂遺愛曰今雖患脚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謂
萬徹曰公若國家有變我當與公立荆王元景爲主及
謀泄吏逮之萬徹不之伏遺愛證之遂伏誅臨刑大言

曰薛萬徹大健兒留爲國家效死力固好豈得坐房遺愛殺之乎遂解衣謂監刑者疾斫執刀者斬之不殊萬徹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絕萬徹長兄萬淑亦有戰功貞觀初至營州都督檢校東夷校尉封梁郡公歷右領軍將軍暢武道行軍總管季弟萬備有孝行母終廬於墓側太宗降璽書弔慰仍旌表其門以尚輦奉御從伐高麗李勣圍白巖虜遣兵萬餘來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八百騎苦戰中槊創甚爲賊所窘萬備單馬進救何力獲免後官至左衛將軍並先萬徹卒初武德貞觀之際有盛彥師盧祖尚劉世讓劉蘭李君羨等並有功名而不終其位

盛彥師者宋州虞城人大業中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

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拜銀青光祿大夫行軍總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史萬寶懼密威名不敢拒謂彥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彥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說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射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往

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彥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絕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仍鎮熊州太宗討王世充遣彥師與萬寶軍於伊闕絕其山南之路賊平除宋州總管初彥師之入關也王世充以其將陳寶遇爲宋州刺史虐其家不以禮及此彥師因事殺之平生所惡數十家亦皆殺之州中震駭重足而立會徐圓朗反彥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沒

於賊圓朗禮厚之令彥師作書報其弟令舉城降已彥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彥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賊平彥師竟以罪賜死

盧祖尚者字季良光州樂安人也父禧隋虎賁郎將累葉豪富輕財散施甚得人心大業末召募壯士逐捕羣盜時年甚少而武力過人又御衆嚴整所向有功羣盜畏憚不敢入境及宇文化及作亂州人請祖尚爲刺史祖尚時年十九昇壇歃血以誓其衆涕泣歔欷悲不自

勝衆皆感激王世充立越王侗祖尚遣使從之侗授祖
尚光州總管封沈國公及世充自立遂舉州歸款高祖嘉之
賜璽書勞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陽郡公武德六年從趙
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攻其宣歙州克之進
擊賊帥馮惠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
又歷壽州都督瀛州刺史並有能名貞觀初交州都督
遂安公壽以貪冒得罪太宗思求良牧朝臣咸言祖尚
才兼文武廉平正直徵至京師臨朝謂之曰交州大藩
去京甚遠須賢牧撫之前後都督皆不稱職卿有安邊
之略爲我鎭邊勿以道遠爲辭也祖尚拜謝而出既而

悔之以舊疾爲辭太宗遣杜如晦諭旨祖尚固辭又遣其妻兄周範往諭之曰匹夫相許猶須存信卿面許朕豈得後方悔之宜可早行三年必自相召卿勿推拒朕不食言對曰嶺南瘴癘皆日飲酒臣不便酒去無還理太宗大怒曰我使人不從何以爲天下命斬之于朝時年三十餘尋悔之使復其官蔭

劉世讓字元欽雍州醴泉人也仕隋徵仕郎高祖入長安世讓以湋川歸國拜通議大夫時唐弼餘黨寇扶風世讓自請安輯許之俄得數千人復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以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

將至城下令給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趣長安宜開門早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時屯兵高墌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匹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呂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歸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命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効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憂國忘身也尋封宏農郡公賜

莊一區錢百萬母喪免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鴈門竇建德之援王世充也世讓率萬騎出黃沙嶺襲洛州會突厥入寇又詔以兵屯鴈門世讓馳騎八百赴之而可汗軍大至乃保武州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耶經日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貞勇幹高祖下制褒美之錫以良馬襄邑王神符鎮并州世讓數以氣凌之坐是削籍徙康州未幾召拜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耳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

賤不穡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下有鈇文無可任者帝曰非公無可任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世讓至馬邑高滿政以地來降突厥懼其威名乃縱反間言世讓與可汗通謀將爲亂高祖不之察遂誅世讓籍沒其家貞觀初突厥來降者言世讓初無逆謀始原其妻子

劉蘭字文郁青州北海人也仕隋鄱陽郡書佐頗涉經史善言成敗然性多凶狡見隋末將亂交通不逞於時北海完富蘭利其子女玉帛與羣盜相應破其本鄉城邑武德中淮安王神通爲山東道安撫大使蘭率宗黨往歸之以功累遷尚書員外郎貞觀初梁師都尚據朔

方蘭上言攻取之計太宗善之命為夏州都督府司馬時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臥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遂進軍夏州及師都平以功遷豐州刺史徵為右領軍將軍十一年幸洛陽以蜀王愔為夏州都督愔不之藩以蘭為長史總其府事時突厥攜離有郁射設阿史那摸末率其部落入居河南蘭縱反間以離其部落頡利果疑摸末摸末懼摸末懼來降而頡利又遣兵追之蘭率衆逆擊敗之太宗以為能超拜豐州刺史再轉夏州都督封平原郡公俄檢校代州都督貞觀末以謀反腰斬初長社許絢解讖記謂蘭曰天下有長年者咸言劉將軍當為天下主蘭

子昭又曰讖言海北出天子吾家北海也會鄂縣尉游文芝以罪繫獄當死因發其謀蘭及黨與皆伏誅右驍衛大將軍丘行恭探其心肝而食之太宗聞而召行恭讓之曰刑典自有常科何至於此必若食逆者心肝而爲忠孝則劉蘭之心爲太子諸王所食豈至卿耶行恭無以答

李君羨者洺州武安人也初爲王世充驃騎惡世充之爲人乃與其黨叛而來歸授上輕車都尉太宗引爲左右從討劉武周及王世充等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加驃騎將軍從討王世充爲馬軍副總管世充子元應自武牢轉糧入洛君羨俘其軍元應走從破竇建德劉黑闥每戰必單騎先鋒陷陣前後賜以宮女馬牛黃金雜綵不可勝數太宗卽位

累授左衛府中郎將突厥至渭橋君羨與尉遲敬德擊破之太宗曰使皆如君羨者虜何足憂改左武候中郎將封武連縣公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休帝嘉勞歷蘭州都督左監門衛將軍累遷華州刺史封武連郡公貞觀初太白頻晝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有謠言當有女武王者太宗惡之時君羨爲左武衛將軍在元武門太宗因武官內宴作酒令各言小名君羨自稱小名五娘子太宗愕然因大笑曰何物女子如此勇猛又以君羨封邑及屬縣皆有武字深惡之會御史奏君羨與妖人員道信潛相謀結將爲不軌遂下詔誅之天授二年其家屬詣闕稱寃則天亦欲自詫乃追復其官爵以禮改葬

史臣曰侯君集摧兇克敵効用居多恃寵矜功虧犖撫
檢棄前功而罹彀患貪愚之將明矣張亮聽公穎之妖
言恃弓長之邪讖義兒斯畜惡跡遂彰雖道裕云反狀
未形而詭詐之性於斯驗矣萬徹籌深行陣勇冠戎夷
不能保其首領以致誅戮悲夫三子非慎始而保終也
贊曰君子立功守以謙冲小人得位足爲身害侯張
險望窺覦聖代雄若韓彭難逃葅醢

新書贊曰侯君集位將相私謁太子張亮養子五百
人薛萬徹與柴紹謀皆死有餘責又何咎哉以太宗
之明德蔽於謡讖濫君羨之誅
徒使孽后引以自神顧不哀哉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一　　列傳三十

王珪 孫燾從新書增　戴胄 子至德

岑文本 兄子長倩 兄希元 子遵從新書增　文本子羲 從子求仁 從孫咸皆從新書增　格輔元 輔元

杜正倫

王珪字叔玠太原祁人也在魏爲烏丸氏曾祖神念自魏奔梁復姓王氏祖僧辯梁太尉尚書令父顗北齊樂陵太守珪幼孤性雅澹少嗜慾志量沈深能安於貧賤體道履正交不苟合季叔頗（隋書文學傳作頍兩書皆作頗誤）當時通儒有人倫之鑒嘗謂所親曰門戶所寄唯在此兒耳（開皇十三年召入祕書內省讐定羣書）開皇末爲奉禮郎及頗坐漢王諒反

事被誅珪嘗從坐遂亡命於南山積十餘歲高祖入關丞相府司錄李綱薦珪貞諒有器識引爲世子府諮議參軍及東宮建除太子中舍人尋轉中允甚爲太子所禮後以連其陰謀事流於嶲州建成誅後太宗素知其才召拜諫議大夫貞觀元年太宗嘗謂侍臣曰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海內可安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定天下既而規模宏遠慶流子孫者此蓋任得賢臣所致也朕雖不明幸諸公數相匡救冀憑嘉謨致天下於太平耳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故古

者聖王必有諍臣七八言而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敕自今後中書門下及三品以上入閣必遣諫官隨之珪每推誠納忠多所獻替太宗顧待益厚賜爵永寧縣男遷黃門侍郎兼太子右庶子二年代高士廉爲侍中太宗嘗閒居與珪宴語時有美人侍側本廬江王瑗之姬瑗敗籍沒入宮太宗指示之曰廬江不道賊殺其夫而納其室暴虐之甚何有不亡者乎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取此婦人爲是耶爲非耶太宗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乃問朕是非何也對曰臣聞於管子曰齊桓公之郭

問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今此婦人尚在左右竊以聖心爲是之陛下若以爲非此謂知惡而不去也太宗雖不出此美人而甚重其言時太常少卿祖孝孫以教宮人聲樂不稱旨爲太宗所讓珪及溫彥博諫曰孝孫妙解音律非不用心但恐陛下顧問不得其人以惑陛下視聽且孝孫雅士陛下忽爲教女樂而怪之臣恐天下怪愕太宗怒曰卿皆我之腹心當進忠獻直何乃附下罔上反爲孝孫言也彥博拜謝珪獨不

拜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不肖置之樞近責以忠直今臣所言豈是為私不意陛下忽以疑事誚臣是陛下負臣臣不負陛下帝默然而罷翼日帝謂房元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矣昔周武王尚不用伯夷叔齊宣王賢主杜伯猶以無罪見殺吾夙夜庶幾前聖恨不能仰及古人昨責彥博王珪朕甚悔之公等勿以此而不進直言也時房元齡李靖溫彥博戴胄魏徵與珪同知國政後嘗侍宴太宗謂珪曰卿識鑒清通尤善談論自房元齡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與諸子賢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元齡才

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理劇衆務必舉臣不如戴胄以諫諍爲先恥君不及於堯舜臣不如魏徵至如激濁揚淸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一日之長太宗深然其言羣公亦各以爲盡己所懷謂之確論後進爵爲郡公七年坐漏泄禁中語左遷同州刺史明年召拜禮部尚書十一年與諸儒正定五禮書成賜帛三百段封一子爲縣男是歲兼魏王師旣而上問黃門侍郎韋挺曰王珪爲魏王泰師與其相見若爲禮節挺對曰見師之禮拜答如禮王問王珪以忠孝珪答曰陛下王之君也事君思盡

忠陛下王之父也事父思盡孝忠孝之道可以立身可以成名當年可以享天祐餘芳可以垂後葉王曰忠孝之道已聞教矣願聞所習珪答曰漢東平王蒼云爲善最樂上謂侍臣曰古來帝子生於宮闈及其成人無不驕逸是以傾覆相踵少能自濟我今嚴教子弟欲令皆得安全王珪我久驅使是所諳悉以其意存忠孝選爲子師爾宜語泰汝之待珪如事我也可以無過泰每爲之先拜珪亦以師道自居物議善之時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禮有婦見舅姑之儀自近代公主出降此禮皆廢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爲身

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遂與其妻就席而坐令公主親執笄行盥饋之禮禮成而退是後公主下降有舅姑者皆備婦禮自珪始也珪少時貧寒人或遺之初不辭謝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賑贍其妻子事寡嫂盡禮撫孤姪恩義極隆宗姻困匱者亦多所周卹珪通貴漸久而不營私廟四時烝嘗猶祭於寢坐爲法司所劾太宗優容弗之譴也因爲立廟以媿其心珪既儉不中禮時論以是少之始隱居時與房元齡杜如晦善母李嘗曰而必貴然未知所與游者何如人而試與偕來會元齡等過其家李窺大驚敕具酒食歡盡日喜曰二客公輔才汝貴不疑十三年遇疾敕公主就第省視又遣民部尚書唐儉增損藥膳

尋卒年六十九太宗素服舉哀於別次悼惜久之詔魏王泰率百官親往臨哭贈吏部尚書謚曰懿長子崇基襲爵官至主爵郎中少子敬直（封南城縣男）以尚主拜駙馬都尉坐與太子承乾交結徙於嶺外（珪孫燾旭讀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彌年不廢帶親絮湯劑數從高醫游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號外臺祕要討繹精明世寶焉歷給事中鄴郡太守治聞於時）崇基孫（新書珪孫）旭（見酷吏傳）

戴胄字元胄相州安陽人也性貞正有幹局明習律令尤曉文簿隋大業末為門下錄事納言蘇威黃門侍郎裴矩甚禮之越王侗以為給事郎王世充將篡侗位胄言於世充曰君臣之分情均父子理須同其休戚易以

終始明公以文武之才當社稷之寄與存與亡在於今日所願推誠王室擬迹伊周使國有泰山之安家傳代祿之盛則率土之濱莫不幸甚世充詭辭稱善勞而遣之世充後逼越王加其九錫胄又抗言切諫世充不納由是出為鄭州長史令與兄子行本鎮武牢太宗克武牢而得之引為秦府士曹參軍及即位除兵部郎中封武昌縣男貞觀元年遷大理少卿（大理少卿缺太宗曰大理人命所繫胄清直其人哉即日命胄）時吏部尚書長孫无忌嘗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尚書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罪當死无忌誤帶入罰銅二十斤上從之胄駮曰校尉不覺

與无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尊極不得稱誤準律
云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知者皆死陛下若錄其功
非憲司所決若當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
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何得以无忌國之親戚便
欲阿之更令定議德彝執議如初太宗將從其議胄又
曰校尉緣无忌以致死於法當輕若論其誤則爲情一
也而生死頓殊敢以固請上嘉之竟免校尉之死於時
朝廷盛開選舉或有詐僞資蔭者帝令其自首不首者
罪至於死俄有詐僞者事泄胄據法斷流以奏之帝曰
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賣

獄乎胄曰陛下當即殺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虧法帝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所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置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帝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胄前後犯顏執法多此類所論刑獄皆事無冤濫隨方指擿言如泉涌其年轉尚書右丞尋遷左丞先是每歲水旱皆以正倉出給無倉之處就食他州百姓多致饑乏二年胄上言水旱凶災前聖之所不免國無九年儲蓄禮經之所明誡今喪亂已

後戶口凋殘每歲納租未實倉廩隨即出給纔供當年若有災凶將何賑卹故隋開皇立制天下之人節級輸粟名爲社倉終文皇代得無饑饉及大業中年國用不足並取社倉之物以充官費故至末塗無以支給自王公已下爰及衆庶計所墾田稼穡頃畝每至秋熟準其苗以理勸課盡令出粟稻麥之鄉亦同此稅各納所在立爲義倉太宗從其議以其家貧賚錢十萬時尚書左僕射蕭瑀免官右僕射封德彝又卒太宗謂胄曰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有受其弊者今以令僕繫之於卿當稱朕所望也胄性明敏達於

從政處斷明速議者以爲左右丞稱職武德已來一人而已又領諫議大夫令與魏徵更日供奉三年進拜民部尚書兼檢校太子左庶子先是右僕射杜如晦專掌選舉臨終請以選事委胄由是詔令兼攝吏部尚書其民部庶子諫議並如故胄雖有幹局而無學術居吏部抑文雅而獎法吏甚爲時論所議四年罷吏部尚書以本官參預朝政尋進爵爲郡公五年太宗將修復洛陽宮胄上表諫曰陛下當百王之弊屬暴隋之後拯餘燼於塗炭救遺黎於倒懸遠至邇安率土淸謐大功大德豈臣之所稱贊臣誠小人才識非遠唯知耳目之近不

達長久之策敢竭區區之誠論臣職司之事比見關中河外盡置軍團富室强丁並從戎旅重以九成作役餘丁向盡去京二千里內先配司農將作假有遺餘勢何足紀亂離甫爾戶口單弱一人就役舉家便廢入軍者督其戎仗從役者責其餱糧盡室經營多不能濟以臣愚慮恐致怨嗟七月已來霖潦過度河南河北厥田洿下時豐歲稔猶未可量加以軍國所須皆資府庫布絹所出歲過百萬丁既役盡賦調不減費用不止帑藏其虛且洛陽宮殿足蔽風雨數年功畢亦謂非晚若頓修營恐傷勞擾太宗甚嘉之因謂侍臣曰戴胄於我無骨

肉之親但以忠直勵行情深體國事有機要無不以開所進官爵以酬厥誠耳七年卒太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尚書右僕射追封道國公謚曰忠詔虞世南撰爲碑文又以胄宅宇弊陋祭享無所令有司特爲造廟聘其女爲道王妃房元齡魏徵並美胄才用俱與之親善及胄卒後嘗見其遊處之地數爲之流涕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爲後

至德乾封中累遷西臺侍郎同東西臺三品尋轉戶部尚書依舊知政事父子十數年間相繼爲尚書預知國政時以爲榮咸亨中高宗爲飛白書以賜侍臣賜至德

曰泛洪源俟舟檝賜郝處俊曰飛九霄假六翮賜李敬
元曰資啟沃罄丹誠又賜中書侍郎崔知悌曰竭忠節
贊皇猷其辭皆有興比俄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
左僕射每遇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
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已之斷決
由是時譽歸於仁軌號仁軌爲解事僕射嘗更日聽訟有嫗詣省至德已收牒嫗乃復取
曰初以爲解事僕射今乃非是至德笑還之人伏其長者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
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
愼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儀鳳四年薨輟朝三
日使百官以次赴宅哭之贈開府儀同三司并州大都

督謚曰恭

岑文本字景仁南陽棘陽人祖善方仕蕭詧吏部尚書父之象隋末爲邯鄲令嘗被人所訟理不得申文本性沈敏有姿儀博考經史多所貫綜美譚論善屬文時年十四詣司隸稱寃辭情慨切召對明辨衆頗異之試令作蓮花賦下筆便成屬意甚佳合𦾔莫不歎賞其父寃雪由是知名其後郡舉秀才以時亂不應蕭銑僭號於荆州召署中書侍郎專典文翰及河間王孝恭定荆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說孝恭曰自隋室無道羣雄鼎沸四海延頸以望眞主今蕭氏君臣江陵父老決

計歸降者實望去危就安耳王必欲縱兵虜掠誠非部州來蘇之意亦恐江嶺以南向化之心沮矣孝恭稱善遂止之署文本荆州別駕孝恭進擊輔公祏召典軍書復署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遇太宗行籍田之禮文本上籍田頌及元日臨軒宴百僚文本復上三元頌其辭甚美文本才名既著李靖復稱薦之擢拜中書舍人漸蒙親顧初武德中詔誥及軍國大事文皆出於顏師古至是文本所草詔誥或衆務繁湊即命書僮六七人隨口並寫須臾悉成亦殆盡其妙時中書侍郎顏師古以譴免職頃之溫彥博奏曰師

古詩練時事長於文法時無及者冀蒙復用太宗曰我自舉一人公勿憂也於是以文本爲中書侍郎專典機密又先與令狐德棻撰周史其史論多出於文本至十年史成封江陵縣子十一年從至洛陽宮會穀洛泛溢文本上封事曰臣聞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雖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戸口減損尚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年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

本末固雖壅之以黑墳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類於此常加含養則日就滋息暫有征役則隨而凋耗凋耗既甚則人不聊生人不聊生則怨氣充塞怨氣充塞則離叛之心生矣故帝舜曰可愛非君可畏非人孔安國曰人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人叛之故可畏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愼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即改從諫如流爲善在於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頤神

養性省畋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功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求闢土載櫜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道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而不怠則至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長久雖使桑穀爲妖龍蛇作孼雉雊於鼎耳石言於晉地猶當轉禍爲福變咎爲祥況水雨之患陰陽常理豈可謂之天譴而縶聖心哉臣聞古人有言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輒陳狂瞽伏待斧鉞是時魏王泰寵冠諸王盛修第宅文本以爲侈不可長上疏盛陳節儉之義言泰宜有抑損太宗並嘉之賜帛三

首段十七年加銀青光祿大夫文本自以出自書生每懷撝損平生故人雖微賤必與之抗禮居處卑陋室無茵褥帷帳之飾事母以孝聞撫弟姪恩義甚篤太宗每言其宏厚忠謹吾親之信之是時新立晉王爲皇太子名士多兼領宮官太宗欲令文本兼攝文本再拜曰臣以庸才久逾涯分守此一職猶懼滿盈豈宜更忝春坊以速時謗臣請一心以事陛下不願更希東宮恩澤太宗乃止仍令五日一參東宮皇太子執賓友之禮與之答拜其見待如此俄拜中書令歸家有憂色其母怪而問之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責重位高所以憂懼

親賓有來慶賀輒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又有勸其營產業者文本嘆曰南方一布衣徒步入關疇昔之望不過祕書郎一縣令耳而無汗馬之勞徒以文墨致位中書令斯亦極矣荷俸祿之重為懼已多何得更言產業乎言者歎息而退文本既久在樞揆當塗任事賞錫稠疊凡有財物出入皆委季弟文昭一無所問文昭時任校書郎多與時人游款太宗聞而不悅嘗從容謂文本曰卿弟過爾多交結恐累卿朕將出之為外官如何文本泣曰臣弟少孤老母特所鍾念不欲信宿離於左右若今外出母必憂悴儻無此弟亦無老母也歔欷嗚咽太

宗憫其意而止唯召見文昭嚴加誡約亦卒無僭過及將伐遼凡所籌度一皆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及至幽州遇暴疾太宗親自臨視撫之流涕尋卒年五十一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警所不忍聞命停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謚曰憲賜東園祕器陪葬昭陵有集六十卷行於代

文本兄文叔文叔子長倩少爲文本所鞠同於己子永淳中累轉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垂拱初自夏

官尚書遷內史知夏官事俄拜文昌右相封鄧國公則天初革命尤好符瑞長倩懼罪頗有陳奏又上疏請改皇嗣姓爲武氏以爲周室儲貳則天許之賞封五百戶天授二年加特進輔國大將軍其年鳳閣舍人張嘉福與洛州人王慶之等列名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長倩以皇嗣在東宮不可更立承嗣與地官尚書格輔元竟不署名仍奏請切責上書者和州浮屠上大雲經著革命事后喜始部天下立大雲寺長倩爭不可由是大忤諸武意乃斥令西征吐蕃充武威道行軍大總管中路召還下制獄被誅仍發掘其父祖墳墓來俊臣又脅迫長倩子靈源令誣納言歐陽

通及格輔元等數十人皆陷以同反之罪並誅死五子同賜死發暴先墓睿宗立追復官爵備禮改葬

長倩子案義舊書作長倩子新書作文本孫觀韋嗣立稱從兄長倩則固非長倩之子而亦非文本之孫矣當是文本之子義字伯華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坐伯父長倩貶郴州司法參軍遷金壇令時弟仲翔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毋遺江東三岑長安中為廣武令新書作汜水令案地理志汜水垂拱四年改曰廣武神龍元年復故名則長安時有廣武無汜水當從舊書作廣武有能名則天嘗令宰相各舉堪為員外郎者鳳閣侍郎韋嗣立薦義且奏曰恨其從兄長倩犯逆為累則天曰苟有材幹何恨微累遂拜天官員外郎由是緣坐近親相次入省登封令劉守悌為司門員外郎渭南

令裴惓爲地官員外郎先是義爲金壇令守悌及惓稱爲清德義以文吏著名俱爲巡察使所薦皆授畿縣令又同爲尚書郎悉有美譽守悌後至陝州刺史惓至杭州刺史義神龍初爲中書舍人時武三思用事侍中敬暉欲上表請削諸武之爲王者募爲疏者衆畏三思皆辭託不敢爲之義便操筆辭甚切直由是忤三思意轉祕書少監再遷吏部侍郎時吏部侍郎崔湜太常少卿鄭愔大理少卿李元恭分掌選事皆以贓貨聞義最守正時議美之尋加銀青光祿大夫右散騎常侍同中書門下三品睿宗卽位出爲陝州刺史復歷刑部戶部二

尚書門下三品監修國史刪定格令仍修氏族錄初中宗時侍御史冉祖雍誣奏睿宗及太平公主與節愍太子連謀請加推究義與中書侍郎蕭至忠密申保護及義監修中宗實錄自書其事睿宗覽而大加歎賞賜物三百段細馬一匹仍下制書褒美之時義兄獻爲國子司業弟翔爲陝州刺史休爲商州刺史從族兄弟子姪因義引用登清要者數十人義嘆曰物極則返可以懼矣然竟不能有所抑退尋遷侍中先天元年坐預太平公主謀逆伏誅籍沒其家

格輔元者汴州浚儀人也伯父（新書作父）德仁（新書名處仁）隋剡

縣丞與同郡人齊王文學王孝逸文林郎縈師元羅川郡戶曹靖君亮司隸從事鄭祖咸宣城縣長鄭師善王世充中書舍人李行簡處士盧協等八人以辭學擅名當時號爲陳留八俊輔元弱冠舉明經歷遷御史大夫地官尚書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初張嘉福等請立武承嗣也則天以問輔元固稱不可遂爲承嗣所譖而死海內冤之子遵亦舉明經第爲太常寺太祝亡命匿中牟十餘年神龍初訴父冤擢累贊善大夫輔元兄希元高宗時洛川司法參軍章懷太子召令與洗馬劉訥言等注解范曄後漢書行於代先輔元卒

杜正倫相州洹水人也隋仁壽中與兄正元正藏俱以

秀才擢第隋代舉秀才止十餘人正倫一家有三秀才甚爲當時稱美正倫善屬文深明釋典仕隋爲羽騎尉武德中歷遷齊州總管府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令直秦府文學館貞觀元年尚書右丞魏徵表薦正倫以爲古今難匹遂擢授兵部員外郎太宗謂曰朕令令舉行能之人非朕獨私於行能者以其能益於百姓也朕於宗親以及勳舊無行能者終不任之以卿忠直朕今舉卿卿宜勉稱所舉二年拜給事中兼知起居注太宗嘗謂侍臣曰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卽思此言於百姓有利益否所以不能多言正倫進曰君舉必書言存左右

史臣職當修起居注不敢不盡愚直陛下若一言乖於道理則千載累於聖德非直當今損於百姓願陛下愼之太宗大悅賜絹二百段四年累遷中書侍郎六年正倫與御史大夫韋挺祕書少監虞世南著作郎姚思廉等咸上封事稱旨太宗爲之設宴因謂曰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若值明主便得盡誠規諫至如龍逢比干竟不免孥戮爲君不易爲臣極難我又聞龍可擾而馴然喉下有逆鱗觸之則殺人人主亦有逆鱗卿等遂不避犯觸各進封事常能如此朕豈慮有危亡哉我思卿等此意豈能暫忘故聊設宴樂也仍並賜帛有差尋

加散騎常侍行太子右庶子兼崇賢館學士太宗謂曰國之儲副自古所重必擇善人爲之輔佐今太子年在幼沖志意未定朕若朝夕見之可得隨事誡約今既委以監國不在目前知卿志懷貞慤能敦直道故輒屈卿於朕以匡太子宜知委任輕重也他日又言朕年十八猶在人間情僞無不嘗及即位處置有失必待諫乃釋然寤況太子生深宮不及知邪且人生不可自驕今若詔天下敢諫者死將無復發言矣故朕孜孜延進直言卿其以是曉太子冀裨益之十年復授中書侍郎賜爵南陽縣侯仍兼太子左庶子正倫出入兩宮參典機密甚以幹理稱時太子承乾有足疾不能朝謁好昵近羣小太宗謂正倫曰我兒疾病乃可事也但全無令譽

不聞愛賢好善私所引接多是小人卿可察之若教示不得須來告我正倫數諫不納乃以太宗語告之承乾抗表聞奏太宗謂正倫曰何故漏洩我語對曰開導不入故以陛下語嚇之冀其有懼或當反善帝怒出爲穀州刺史又左授交州都督後承乾搆逆事與侯君集相連稱遺君集將金帶遺正倫由是配流驩州久之授郢石二州刺史顯慶元年累授黃門侍郎兼崇賢館學士尋同中書門下三品二年兼度支尚書仍依舊知政事俄拜中書令兼太子賓客宏文館學士進封襄陽縣公三年坐與中書令李義府不協初正倫已通貴李義府官尚微及同執政不能下中書侍郎李友益

義府族也晚附正倫撫義府數訣義府使人告正倫友益交通罔上有異計高宗惡之流友益峯州正出為橫州刺史仍削其封邑尋卒無子以兄子志靜為嗣從子求仁以有雅才永淳中授監察御史坐事為黜令與徐敬業舉兵為興復府左長史死於難從孫咸擢進士第累遷右臺監察御史牂牁反咸監軍出討賊保壘自固道荒漫師不能進咸乃息士示不欲戰陰伺之時旱暑風熾咸縱火譟而前賊眾怖相失自騰踐死擒其酋遂平之遷侍御史出為汾州長史開元中為河北按察使坐用法深貶睦州司馬有集十卷行於代正倫與城南諸杜昭穆素遠求同譜不許銜之諸杜所居號杜固世傳其地有壯氣故世衣冠正倫既執政建言鑿杜固通水以利人既鑿川流如血閱十日止自是南杜稍不振正倫工屬文嘗與中書舍人董思恭夜宿論文章思恭歸謂人曰與杜公論文令日覺吾文頓進

史臣曰王珪履正不回忠讜無比君臣時命㫖會於茲易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叔玠有焉戴胄兩朝任官一

乃心力刑無僭濫事有箴規雖學術不能求備而臣益自可濟時亦所謂巧於任大矣文本文傾江海忠貫雪霜申慈父之寬臣明主之業及委繁劇俄致暴終書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所謂憂能傷人不復永年矣洎義而下登清要者數十人積善之道焉可忽諸正倫以能文被舉以直道見委參典機密出入兩宮斯謂得時然被承乾金帶之譏孰與夫薏苡之謗士大夫慎之

贊曰五靈嘉瑞出繫汙隆人中麟鳳王戴諸公動必由禮言皆匡躬獻規納諫貞觀之風

唐書卷第一百二十一